# 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八　　参元朱得之傍

附錢塘褚伯秀

雲谷王潼錄校刊

## 雜篇

### 庚桑楚第二十三

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子之言亦非莊所述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庚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illegible]。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illegible]間。[illegible]我其杓匹么反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

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而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其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

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音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徧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

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
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
善乎幽閒（闇誤）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
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
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
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憯于
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烏感反也。披然曰移

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毘）胲（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

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為而无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刖也）者拸（敕紙反）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謂不愧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无為則為出於无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闡義】初曰洛子汎論也後曰南榮趎舉好學者以發老子之機也思慮者心也又欲使之無營營將心挺心此正求而不得之故營營趎之病也趎不盡言以趎執心不二不虛若與指破益增其障故使往見老子猶善才之五十三參也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皆

來之衆一斷而膽喪兎消所以忘答失問也
忘答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
無知者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也知仁義失已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襲
攻幹也外障於事本以才能自居若以繁多
而拘之其病必將盡閉其天德故曰將內揵
內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終纒者而
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徬徨故曰將外
揵若其有一障者雖以天性之良自然之道
振飭之而不能攻況勞其順道無心而行乎
飲藥加病趎自悟多闕爲病而後問以益其
所聞因闕生見也然則至人之德已乎一問
是將任於所聞不察乎衛生則道德在矣故
聃曰非也掃其成心也水凝於寒曰冰物因
於寒曰凍今也少吻春和解汝任見之冰釋
汝受見所纒之凍而已又曰然則是至乎又
將任也故掃之曰未也若果非果未則告之
當有不同者令前後無異而即趎之問辭如

其爲拂塵也天光明則日月不明素問之言也言陰崖覆盆日月不能照幾微杳冥之地良知所獨明是吾之天光明則日月不足爲明也宇泰定也靈臺湛一無微可隱高明配天衆人視之以爲人之有修於恒德者是其不取於世獨得乎天矣學行辯皆於自然者而安身此則得乎天之道也不然喪其天矣苟能盡性體物以範圍其形骸蘊其純者不將不迎惟虛靈者不昧篤恭以達於天下則無往而不吉也靈臺六句言存神之功至於化而不自知或乃每更頻復必有其危券內者求合乎天則券外者求合於多聞合天則闇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日多良心日喪至於無親是其忍心甚於鎮鄉盜氣甚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道本合萬而爲一各以分而足不分不備也今不然是爲物所迷也故日見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是衛生之要款也有實而無乎處神

無方也無方故同於宇有長而無本標易無
體也無體故同於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性
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生死出入自有矣
而無形可見是謂天門惟一無而已萬有本
於此不直曰無而必曰無有者萬象皆有也
本於於無無蓋曰無其有也雖曰無而亦無所謂
無者此千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繼天立極
者在是此衆人有有無生死之分猶公族分姓
臘祭剖牲與為宝有寢廟理一而分殊者也
苟各是其是則在我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
是故今之有蜩鳩之笑鵬鵬之小蜩鳩也學
之市人無心有賜他人之足則自罪以驚而謝
之蹍兄之足則陪笑而已蹍父母之足彼此
無言所以無心而至真乃為至德此惟去四
六之蕩胸中者而已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曰
睨聽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
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德
嬰兒視而不知其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

出於不得已而能知其由於我則徇之知治之有覺實弊二也不得已而有爲天亦人人亦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也不可分別所惡於知者分別天人也羿雀之喻言雀有羿故爲羿所得起下文羿奚事介首二喻言忘美也全人不得已而有爲是無所好而忘已者惟爲已反覆自習不以誇於人不誇於人則忘人矣忘已忘人非無形骸者而何敵傷二句狀其爲天人也下又原其不受於外由其不動於中此衛生之真常道德之都會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庚桑楚**

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請子作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君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巔畏壘指其形之拙朴囂然摯然皆顯示貌爲仁智而不晦藏則不仁不智者疾之而患至毅也寧與推鈍者居彼此無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

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爲不知巳恐民歸附而爲巳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于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是立的於此以召矢石吾肯爲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輻光來害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爲圃而混然無迹也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爲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耶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隆莫非由仁義而行若無可譏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先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詆堯舜爲首意在探本塞源拂塵洗跡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無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爲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梳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發物世之所尊以爲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狥其迹將見奸弊橫生豈止乎相亂相盜而已俗既梟薄竊爲刑誅則

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
倫悖理將无不爲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景
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
哉越聞至人藏身不厭深耶遂問於何託寄
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
而勿營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
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爲之損形離生之
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物亦然聾
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
有聾盲哉知亦有之今趎非形有聾盲正坐
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闕與覺也我
形彼形俱闕而應物本無所蔽及物入而爲
主所謂我者反爲容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
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詔
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雞承師
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光所施
其巧遂使趎有道而求速化將無不解之惑

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撫已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蹻弟子於成材者也何與人偕來之象一語勘辯甚力此楚老爲人真切處若内無真見聞此鮮不懷疑禪宗諸老慣用此機遊於言下忘荅三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斬釋陳述三條覬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汝之至愚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爲仁義以求之於無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欲反性情而無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爲反性情之道也與朱愚齋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株過取形若撅株之義請入就舍隱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邪自愁一本作自愁又作愁自俱未通審詳經義猶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爲

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開鑄至於洗心後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攻洗濯執哉鬱鬱乎勇進於學克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護即六根之盤固外護即六塵之染著捷則關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為讀疑猶從繁從繆絶句有理內外二護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有道可進矣進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巳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深進大道顧聞衛生之經而巳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必無失無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也知至則能止造志則能巳舍人求巳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見子乎此誠切諭使人皆可以求諸巳而復本來之天其卑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觀沖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列子載陳大夫使魯稱吾國

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無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趎問者三洎蕨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為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慧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供給也交樂乎天鈞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謀事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遂詰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用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日與物接客氣承之相刃相劘皆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逕淳反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斯覆答問至此辭

窮理盡亦無所施力矣奈何趨之載道力微卒無領會一語惜哉身者神之宅神安宅泰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無爲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無非定不在乎堅剛強執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無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爲徒矣若能修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得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已之良能雖志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行無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爲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無以陶成已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

哉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源造生心謂應物源造無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死心敬在中而自達彼身修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無妄之實安之而已不足以消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于其中則枉而不靈矣特謂生乎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識己則非敬中發不當則無以達彼背有爲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爲之事不趣乎惡則歸於善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無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爲幻況於惡乎然而爲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佛之心實使之也爲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胸中愈爲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乎天地間俯仰而無愧也凡人

務內者貴實故行乎無名而建德若偷務外
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雖能韜光
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
此言無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
而自謂嶷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
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
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無與身
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
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
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戕之
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
大而爾片體一節將無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
出幽闇舊音闇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
幽闇傳寫欠筆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適生萬
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
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無不備足
聖人處物繫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

惡乎倫者爲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愈倫而衛生之道愈疏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無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無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倫也亦豈惡夫倫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分也萬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逐物凡其動之死地是者皆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亦以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毁壞其真性認物以爲實形雖存而與死無二所謂行尸是也非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無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無窮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事所歸乎實謂真性長謂性所自來真性通處

發見而無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幸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是也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窺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無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無乎處者爲宇則所容而安以無本剽者爲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無有也若執於無有猶不免乎有併無有亦無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此無有故能無所不有也剽同標末也稟質爲人既形而下無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

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無
有死生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
猶楚之公族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
貴賤滋析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
增而皆欲滋廣也職者釜底結畢似形非形
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職耳飯
而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
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膍胲備牲
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
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無褻慢有此
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
義合在止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
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
師言者祖承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
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
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
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
異鶊鳩之同於揄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也

禹里也蹍足以觀蹍而分敎費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僞而已矣膚敝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偷而愛敬常在脫慢畏足焦所後閒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爲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而不用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微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爲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盪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勇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道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爲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其性未嘗動爲之僞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爲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爲構相與爲謀雅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苦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

所不覩乃其所以覩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
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
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
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
道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羿不工乎
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止乎治百姓安得
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
至之理工天而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
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俍人所
以爲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蜚
跂行蟲能蟲也鳥慈鴿友蛛網蜣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
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
天乎人乎必也兼人於天泯而一之所以爲
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
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
爲籠所得豈止乎一雀雖有所好然後可籠
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顧飾胥

欲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懼而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而於謂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厭惡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証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傷何足以介浩然之懷間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無作爲也特不因緣故以發不爲己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爲一以天對之心爲心有所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饒難釋作不愧是

褚氏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意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

以南榮趎所見亦由畏壘也庚桑恐已德
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
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
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
痛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
何而一過耶惜乎南榮趎不能直下承當
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
痛鍼之乃退舍自怨灑濯復見亦可謂善
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按也垂機直指
盡去聿聿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趎自接受
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
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之求已還嬰順物衛
生之經槩見乎此問結至極又復歸結於
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
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虛室而生白不
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内之説
志惜鏌鋣之豁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illegible]
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illegible]

屛數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惡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敘貴富欲惡之勃志綴心則勿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除虛明者不可不絕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臟具腑胲而可散不常非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跡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動則順心好和一而惡好也如是則澹然得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與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

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跫（巨恭反）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通錄 使武侯知疑一之為上是勞君之道也武侯悅於疑一之為才則自處與用人皆有省也故大說而失寡靜為上躁率為下此真人之言意也臣之告君以事功則君之神馳越而無家告君以守一則君之心欲淨而得佚此無鬼之所自許武侯之所作躍而喜也有臣術之責者宜究心焉

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嚮益代步獮何
相亟得其真亦未爲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
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
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
材二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伯樂九
方皐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
形容至於郵佚喪一又善述其難焉之狀非
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
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
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
效速於詩書弢畧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
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
異逃空虛之地而聞人足音跫久矣夫以
下乃數惜無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
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
德微言漸化而寖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
水之回淵沛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
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無鬼賢士也見武侯

而突然語狗馬似無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何能相其優劣而爲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無鬼見武侯（此然上章勞君之意）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外）寡人（爲己）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爲人）徐無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生）也

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步兵騎卒　葵所　大　順　自信　誠　民

通義登高非長居下非短遇也貴賤不可自異以成驕謟之失害始兵本用知成偽必至於兵害也苟不知省必危殆而志不成蓋凡有心成可美之事乃聚惡之因故曰惡器也以仁義爲心而有所爲是有爲而爲其幾微之[illegible]爲而已是以有形之心而造有形跡之

寧識二一有威敗自誇當則稍幾亂外與物角是在宮牆之內愛敬之地而畜兵以圖其欲也外得土地內耗神氣勝負安在哉以我之見莫若釋此一念復其真純以迓天休則兵不求偃而民免塗炭矣

隱樂無鬼再見武侯豈爲身謀而希進用哉以匠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歷恣進而干酒肉其辱已薄人甚矣無鬼不爲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藐之亦且衰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溺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開告茫然無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縣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仰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真而武侯以爲義偃兵爲問失義而後思爲義因窮兵而後思偃兵遂反其常豈真其情哉夫思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爲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爲惡器謂迹之者見愛民偃兵迹之尤

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况列兵陣盛騎卒誇耀於世覩天下之歸已得之不順於理皆叛道也天所助者順違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無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墮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累致然抵概之綱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燼矣故當自微而謹過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無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君神者敵之其戰不知孰善勝勝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修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卽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已爲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潜暢物無疵癘人無夭傷何在乎區區求偃兵哉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通義〕此承上章勿攖民意而揭黃帝爲準又擬人名地名皆寓言以闡無爲之意害馬者能害馬之事物與牧羊鞭後意猶不同天師者純乎天而可師也

〔參證〕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帥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邪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康廓洞達暢

爭無境兆惟賴之以朱道者實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眛然無所向矣然猶能問途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及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害馬者為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義同瞽病目眥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為病也猶牧之去其病者為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差而遊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分所以未云全愈而為必至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為師而能君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之難者多中道而畫當十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超形器而逍遙其莫之山不待問途而可至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者【通】此章評世編情與儕而極勸也圖於物
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於時者十又
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其間貴際以上稱士
者十無知與力農夫以下者五則農工商賈
與勢利全用力者也不物於易不爲物之能
變易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不
物於易言前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
不爲能變易之物也猶言物於不易此言物
以天能自許安於此不逵
於彼自成一物失其神也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闕文不可覆考
其辯智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之所悲何背
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
招畫謂舉善推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與建
朝廷中民猶云宜民固當榮以官爵後敘諸
士農商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

用爲樂而志其勞苦失性之爲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害作矣嘗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計慮注措志念未嘗暫息遇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選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爲哉貪者不積則憂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所以猶春秋冬夏之錯遇凉寒暑熱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物於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耳惟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偕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先有的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起下句。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

辯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圖義 此發好智者之蔽而覺之也。蓋上章圖於物之類。冬含則不用火也。夏造冰不畏暑也。陽召陽。陰召陰。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也。魔或調瑟。置余以爲發之。惧五音無當。改調而聲亂也。二十五音皆動。聲響雜然。而宮商之所生則無可見。故曰未始異於聲。而音君已聲

所謂之音也此應天下非有公是何置蹢子於閽不求完求亡子而不出域求鈃鍾則東縛而愛之此皆蔽所見而有失倫者故曰有遺類楚人寄而蹢閽者蓋論已關其蔽而五子互以爲然也

義海 皆羿皆堯之論非子力鉞惠子自是之病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召陽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推未爲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愚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寄閽而闘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愛友惠子之篤事詳後

 

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櫨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櫨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路反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此見莊子愛惠子之真心正意只結二句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哉質猶本也地也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抵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伸其汗漫無涯之說以舒暢胸中之奇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沒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工臣之質死久矣故我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一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矣必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言臣之質死久矣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斲雖存而無以對是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機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

德而斲之據郭註云瞋目恣手是也

管仲有病。(舊誤)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錯簡有)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數)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不)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illegible]此章義明不比之不與之並立也夠君東縛也逆民強逼也上志而下叛忘君之勢不親乎民也以德分人猶曰教人以善也國家有不聞不聞見能包荒也此見管仲之知人

[illegible]管仲病桓公問而曰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云爲當惡乎屬國仲宜以牧牙對而乃嘗所欲與公以牧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亂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衆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志而下畔按列子作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証莊文誤逸古

文畔通作叛撥此方論隱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者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政寬恕不衒聽明以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宰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覇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義實兩得也

吳王浮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illegible]鋤取諭明惟鋤其色去其驕人之色如墾闢草萊之用力與去樂辭顯皆言其勇也

[illegible]狙之與人與其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生長其間雖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耶然則覩吳王而而攫搔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尤能搏捷矢可謂微給也已王怪其過巧而趨射之則左右莫非敎中審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群之招患也因戒其友顏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鋤色去樂辭顯幷勇於進善時克爾邪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修爲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發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義 田禾即田和齊君也此章大意見前惟後三悲乃見昨非而今是歟曰其後日遠也

不自悲而悲人由其不自

憮而憮人也今則自憮矣

[illegible]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

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吁則其機

已動故乘而問之左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

若此子綦因往事以對因禾齊君聞子綦之

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莫得賢共理可以

治也我有則彼知我賣故彼務言不能自晦

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

喪而何是為悲悲也吾悲自喪者跡近而易見

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

夫悲人之悲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

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

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

古今所難惟能脫世網鴻冥

高舉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誠之動物不待言也弃丸秉羽此不言之言解難投兵是物動於誠也即執爵受酒二人往事以見德不在虛言也竊意此章言大言一言誠蓋一者誠之不貳大者誠之無外意實諷楚之君臣不當狃於功利富強故舉二臣之善以起其信道之心以明己之不

言之言也狗吠二句正破其求言之意反巳循古二句見大人之所以備隱然自許以勸人也結句今軟言大言議一在其中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兩寸以驗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游戲然宜僚楚之智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以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欲將謀不就而覬其相成之何不知巳之甚宜弄丸而非顧也此雖戲事而能阻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危禍是二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巳而無喜慢則其量未易測也甫寢問解秉孫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顧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盛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眞非言可

最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總以言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併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為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冒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哉無求不當疊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為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拒字)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汝)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牝羊)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田(獵)而鶉生於宎。(室東北隅)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illegible] 此惟邀樂於天邀食於地無求於世是大意術之謂祥道之不祥也意外禍福如此

[illegible] 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知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適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

不祥之辯請觀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未嘗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事無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爲術正以此與刖而論則相術未爲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尤所希倖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割也。薄結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
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
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
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一作也水其直也繩
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
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

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一作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鵰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一作上）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兹萃其反也緣功其

[illegible]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通** 由之迹盖所以洗堯之跡而成其無名之德且以教後世化跡免患忘其仁義之爲利而率性以行之是乃所謂誠也貪者貪貴利仁義而自誇者是也一覩盡斬也言貪貪者戕其天性也暖姝濡需卷婁亦莊子自立之名又復自辨只言德不可以有跡名不可居也蟻至微羊極柔而未能忘知忘意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巧與古之一如魚之悠悠於水而忘水以爲自得也只另心物各付物不起私智一身自足若然

者也其直無也其實動以惠也也者也無
好惡無意乎直之道而行此其待已待人推天
而已不以人爲而入於其間也得之也生四
句舊以死生得失混然一視爲解亦通熟玩
其旨蓋曰占之所謂真人得此無知無爲之
道乃謂之生一息失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
之死死原其初之入道也得此者無知無爲如
死人然失此者逞奇鬭巧千背百擄自以爲
生也不知死生得失之於人世其實不過如
藥之互相顛其低昂以成一時之用於本性
無所加損也至如種之於何蹊明於人而闇
於己亦猶鴟之目不明於晝鴟之脛不能自
短皆殺於所長不能化其物者也推風日有
損於水在河可見而水不自以爲損源之長
也物守物承上二句言理定於一無容私智
而目耳心之殆者以能自用也原夫殆之成
以不改苟不及時而亟改則禍之長也於此
而聚矣見禍而思反必因於修省之功修省

而有成必待於久於是而脫禍乃蓬以爲喜其愚不可憐哉世之士其國戮其軀相尋而無已由其不知審此自然無爲之道故也意措堯舜所爲涉跡也足跡之傳不盡地之廣以譬知藏之少必資於無知之天太乙造化未分也通之者於此而流行不窮也太陰極靜也解之者靜極而不染塵也大目天聽明也視之者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人物所稟各有定量不外形而爲神是緣之也大方天地形體也渾然一體故曰體之大信真實之情自可內考無疑可決也此一定之理總持萬物而無外者人能盡此道便是天命循此不已則吉凶禍福所於幾先是謂真人也此非知巧所能與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者故萬物之始以有彼也彼指造化言既及此則其解不解知不知不敢自許皆有天知問者亦不知其崖涘也此道之在天下無方無體無臭無聲不可執持而又不可謂之無從

言至今未嘗或變其物資生未嘗或更窮日進
化所以大有發揚給取於世者君人者亦惟
問於此而法之而已又何必嬰妹濡需卷婁
以自惑哉誠能以此不惑解其所惑而後於
不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此吾所以有
於是而逃之也即此章觀之此籍有脫有誤
如罌作器嬰妹作暖妹其平作其羊卜之存
作卜之有木之守土作守上焦計宜後而先
羊意繩直木平今日其羊也繩得非悞乎故
凡滌險字句必傳寫之不謹也讀者詳之
[illegible]醫鈇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
爲天下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世者顧
尊卑之間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有跡無
跡之分耳夫仁義五帝之道不可輕非但後
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迹爲倦意失其真既
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而存於
中不免纔以僞似之而非是誠足以言道故
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

仁大義函天育地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佩
闕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疵薄許由恐其民
天下笑蓋察形而知影所以欲逃去之而免
乎後患也凡治天下嘗無爲而自化伪孜孜
焉欲以愛惡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
出而患害横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
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
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繒弋網羅之器其害物
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暫
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
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推外乎賢者知之必
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序暖姝卷婁
濡需以證前義條行頗詳諸解亦僞神人惡
衆至速下二句言民之歸舜堯之舉舜而衆
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
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
驗也蟻魚羊三語皆以喻舜有羶行而發立
言甚奇篇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覽之所

化蟻棄知也不著雜行以動人并棄意也於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跡猶魚不厭水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昡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學以心役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爲役衆蟲以豕身爲役進退猶成敗也以天待人其意灼然謂以天理爲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爲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論華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頻天跡詩之類譬藥中之烏豕豕苓隨病施用主治淵爲君佐使則爲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忠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鷗目鶴脛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

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攖人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動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齊蚉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知之所得為能殆成而不給敗其禍長也因宜夫欲反元歸本當致功於敗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已實此真人之所憫亡國殘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之所循貴在謹遏其源耳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知其所知所踐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湛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矣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

陛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道之
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
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
均順物役自乎大方以無方爲體大信猶之
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
已常無爲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
則順理之自明寘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
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
知天道之秘又何所施其顛問而考其有崖
無崖哉由是言之雖顛頑滑稽而有實理存
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推乎
讀書揚推古今揚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
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情其妄知之博味
夫自已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始蓋
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僞不惑者本
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
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

之可尚亦何處之可解哉

補氏總論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禮義而臣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其道言良驗以啓其心薦與君之於臣不可不具服也遂能始忤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己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茂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奸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驗人之六識俱昏而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寓言明君除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人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虐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爲義

偃兵甚懼其後患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恆性而逐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意機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愚明之才然後足以收管仲之專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徂以傲人而速堯人以忘色而致禍此所以譬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厭心觸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之鼻可解乎九方歅知相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者皆覩微而知彰外貫而靡利者也堇梗壅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化風日河水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惟知足恃不蹝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夫以燭物之失已為惑則可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音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音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許（物致何……抑……良休）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
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
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
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无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

曰除日无歲无內无外

[illegible]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公閱休宅於獨

蟄山樊無求於世也夷節本無德而有知不

自知其班以此爲良法而交於上下是迷亂

於富貴而損德之友也聖人其窮以下言公

閱休之爲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巳成物而不

失巳也彼其人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言彼之

所爲惟安居守巳而時或一有所施莫不如

父子之相愛非有心於施也聖人應時精密

曲全而不自知其故者性之也在聖人惟復

其所禀之命而恍惚作爲以法天道之自然

不知所謂聖也人自名之曰聖人耳大抵人

生之憂患皆生於知及考其所行終身亦不

多成就況乎時有此而不能行者若之何而

務知以自役也美鑑言妍者不自知其妍以

杞聖不自聖者舊國舊都此喻得復其性者

之自愧也見見聞聞謂見聞其聞見之主正

精性也冉相氏古聖人也得道應世隨物渺
求不用智者是以與物相爲終始幾微天時
皆歸於無知日與萬物遷化者以其所存之
一未嘗化也此即過化存神之旨闔嘗舍之
者賤彭陽何不舍其貪競之習以師天之自
然乎夫有心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道雖師
天與師物無異如之何其可以應事聖人之
學忘天忘人忘始終忘萬物與時偕行而不
息謂衆事而不預豈有心曰如之何擬於合
天也湯得尹而師之得意忘言而不爲法縛
控御萬物曲成之爲主是湯尹得善治之名一
覺也已落有爲及仲尼又竭慮以求爲人傳
是再見也豈若容成氏過一日除一日
不知有感隨感而應不知有內外乎
夷節 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爲公閱休之
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
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
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

相助徒取消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德於己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今夷節貪兢若此是不自許以知神也況楚王厲暴非夫奸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乎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閩休以進康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敘閩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物爲敵故也惟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之者至於天下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

之以為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知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此也謂欲以智為名而舉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屬者外為聞見所移浸遠其內體去國都之舊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繽合十失其九猶為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聚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無幾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婿非後婿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合離哉夫無心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然矣其為事也若之何而可濟

耶聖人志天志人所以能天能人志始志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脩而不濫周物而无過舉悉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若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傳師其道之無爲而不爲政術所圖盖賢臣之政術所以圖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哉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行皆剩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論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憲於其後以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爲聖湯非三人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皥皥熙熙民忘帝力則聖治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

之難釋最只是台字連上文續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德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也。吹劍首者。[illegible]吷（音血）而已矣。堯舜之（[illegible]）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注】伐齊爲亂事非道也非伐伐亦亂無道以此其事也謂二說爲亂未有以釋君心之怒則事之亂未已也末言君求其道而不覺其說啓其深思也惠施子知此意故以戴晉人

見於魏君君竟惝然自失營列君也吹劍之吹將聲而無聲也此言季子尚仁義之弊犀首不足論矣兵寢七年兩非仁義以易好戰之偏君而聞道則知足知恥畏天畏義內重外輕道大物小凡說人之忽遠約之怒方將自反自責何假為匹夫從仇與兵結怨之事乎又況視士為豪末而動心於形骸之間哉即此觀惠子蓋深於莊子之道者故莊子重惜之過墓而興思也

鬳齋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為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投國恃強輕敵國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優說故以此抗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復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畢不免為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

之次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二國所乎者甚微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闡義】此章惟陸沉之義或謂沈不在水而在陸以喻大隱余謂混世皆空萬物沉寂也

【衍義】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從而之高隱惟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隱已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為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為聖人僕役而未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各從所好也其室

盧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剃音)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音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

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illegible]粗鹵草莽棄滅訣裂不盡治苗之方變劑即深耕熟耰也

[illegible]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令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飧以此爲治形理心之驗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惟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志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蕭萌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物誤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

決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之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泣人之病聚人之爭原其罪之所由來存乎上也又思古聖責己而不求諸人以數命之不然末言於誰責而可乎意極婉切

栢矩蒲之天下游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可知暮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

啓乎而生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次敘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惟恐一夫之不得所所以帝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紿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歎不足之意覬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已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

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不道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巳乎巳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圖義 改舊初新謂之變舊盡新成謂之化萬物之出生必有所自但人不能見是其不可知者衆人不知求於此此非大疑而何未云然與然乎即前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意此一轉自警自省之功與欲寡過而未能意相發

補注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爲彼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王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涉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然

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間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致蝱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實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已能而不知特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之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述義 諡法不勤成曰靈。謂不自勤勉以成其德肆生而近死之義三人之咎大義已明今

名隱甚定於前則其後之善惡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可知也蒙舜所以有朱均而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竊意天不生朱均則堯舜徹展天下而天下之爲公器者不可見也不然何以堯舜而有朱均瞽鯀而有舜禹此性之立命命之顯性之幾微一微也

**靈諡** 靈之爲諡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䟽答云惟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諡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故蹙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言善矣猶常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宜符于載其所謂靈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梓膝公隹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諡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是非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諡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

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蓮叢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滯跡無賢無譏翛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譏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跡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定耳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

虛可言可意言而愈䟽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此搉名闡義寓言也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說者謂樊於其聞不可有知不能無知惟復其本覺之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營是則所謂公而謂也此篇七百餘字只是闡明此義以見人之於世本不必知亦有不能知者知赤子熙熙視而無意於視聞而無意於聞又悲喜而無意於悲喜而視聽喜怒之良能訓孰能知其所自來乎通篇文義平實無肯解惟其間等句稍與他書不同者略爲一通聚幷爲丘聚丘爲里其言一里之公也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凡人天性不迷則內有主矣故聞見自外而入者可否有辨自無執一之偏天性不迷則中心正矣故其思慮由中而出合於人情自無拒拂猶四時殊氣不自知功云云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言本無名今已名之曰大道之丘里之言豈足以盡之橋起者兩崖相拱駕虛可通爲橋亦無中生有之喻雞鳴犬吠之不同猶莫爲或使之二

說而天下大同莫有異於此聲者大知者闚之亦莫知其意也自此言之小大不可盡也彼三子莫爲或使之說未免因物而見而未盡夫道之不盡於物也故曰終以爲過曰虛曰實曰疑皆就莫爲或使言意而推見其疵終不足以盡无言无名之妙故曰辯爲於大方大抵立言虛者無與於實用所見迂者終入於無稽此非知幾者不議

**丘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爲丘里之言合異以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百體以爲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寘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亦猶是也

[illegible]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
下之所歸安性得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
子惡樂主乎道則物無不適由中出者思也
君子之思正乎呈則物無所違猶四時殊氣
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
倫以闡其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
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
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
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而譬
天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太
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寘
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道之爲名
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
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
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
可與無名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
下莫得而名也是章同齊物論之義有無生
死此則顧觀治道者謝出丘里之言一段立

說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不可知者所當請問也天有陰陽因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而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皆危至聚散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人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始反終之儀者故其言之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事方內之論也若夫方外觀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嘗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哉以雞鳴犬吠鄰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以鳴吠則於二子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物莫究乎悉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

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絕即是道舍東西南北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潮汐而有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之者鳴吹爲風氣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時日月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於無使耶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乎中而不可覩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無窮稽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造化者往古來古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爲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超乎言默之表斯爲道之極議也與

褚氏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惔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之者世人往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者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欣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天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非獨以利一時尤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魏齊盟而舉兵遂以觸蠻爲喻以耻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臨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譏有論之可羞封人論禾爲末志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栢矩歎辠人以失爲在已以正物也遂

發德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以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筭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衆以爲公萬物殊情而道倫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産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立無得之域則道物之擬議化焉斯知可道可言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莊子卷第八終